

萬世
心學
之綱
要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
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
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為
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
本虛者其致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三十三

性理五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附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

情○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

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有情○問喜怒哀出於外如

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

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

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

為波濤洶洶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

人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永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問性善而情不善乎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於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河東侯氏曰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五峯胡氏曰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爲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朱子曰性猶大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

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在天爲命稟於人爲性既發爲情此其脈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

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求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於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便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

箇要人自體察始得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息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箇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又是心○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箇心了方是性○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問心性情曰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是非辭

讓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性之情也○問性情心仁曰性無不善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不欲仁斯失其仁

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仁乃善○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箇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

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問明道云稟於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則又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如一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

動爲心伊川以動爲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爲心是耶以動爲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爲情是則明道何得却云感爲情動爲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既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云却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爲是耶性統心情爲是耶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爲穩當。如前一程先生說話，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爲情動爲心，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錄之誤也。○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五峯云：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五峯此說，不是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問：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太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

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
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
會親切又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
自省力○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
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
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
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
欲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
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
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
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心主宰之謂
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
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
情非僦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心者主
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心之全體湛
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
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
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
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

聖人
氣清
而心
正

發而為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
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問心性情之辨
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陽氣
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性具許多道
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發
動則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
運用呂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
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心性指其寂然不動處情指其發動處○有是形
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

是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側隱羞惡辭是
也性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
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
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
不可以須更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為而
獨有此贅物乎○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
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
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
非之者情也且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
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問橫

渠言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入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耳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太槩好○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又問先生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一句只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裏固此乎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爲粟爲菽爲禾爲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郭郭是也包裹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以性爲體心將性做箇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問人之生稟乎天之

理以爲性其氣清則爲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
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
夫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
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
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性不可言所以言
性善者只看他側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
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
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
之意○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

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爲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
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
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
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
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
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仁義者天理之目而
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
分可見

北溪陳氏曰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
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

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說喜怒哀樂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爲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爲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爲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從外面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許四端大槩心是箇物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情性而爲之主也

問明道云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爲心統性情如何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一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

西山真氏曰誠者真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於天性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

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父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須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以下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慎獨爲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

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半矣。

已下論定性

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朱子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鄆時作，年甚少。○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黃直卿曰：「此正所

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董蜚卿曰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手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柰何如何得他太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楊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

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太公物來而

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爲說得圓○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不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

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太公賢人自有賢人太公學者自有學者太公又問聖賢太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太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

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一句意見其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問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然○明道云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

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著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廓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繫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內者爲是而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纔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畏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然有一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於外復有一理時却難爲只有此理故○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

性定而天下動一矣

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

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太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太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

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勉齋黃氏曰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則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問天地之常至而順應是第一段此書本意不過此一苟而已廓然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曰固是如此然自心普萬物情順萬事便是不絕乎物無情無心便是不累乎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下篇又曰自易曰貞吉悔亡至而除也是第三段此乃引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物而

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矣自入之情至索照也是第四段只是與前一段意相反自私便是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故求絕乎物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反累乎物自易曰艮其背至應物爲累哉是第五段亦引易以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鑿則不以明覺爲自然故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自聖人之喜至爲如何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哀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後面是第七段未嘗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

矣以此讀之則自粲然明白矣又曰末一段專說
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太公朱文公舊說亦
兼太公順應而言蓋以遽忘其怒爲太公也

西山真氏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
于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
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
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
也故曰無內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
也所以然者性也若以定與寂爲是而應與感爲
非則是以性爲有內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
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
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
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易嘗
有一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
萬變未嘗不定也

雙峯饒氏曰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其
存於中者常豁然而太公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
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
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衆人惟其
不知此理故不能豁然大公而常格於自私不能

物來順應而每事常繫智以爲用此其所以不能定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論情意○心意猶有痕跡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裏○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地隨去曰固然○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

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就全體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著在內主宰

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_{是境}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哀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卽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以意此心則心大意小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人常言意思_{去聲}思者思_{平聲}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_{已下論志}○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簣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旣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况老少之異乎○問志意之別曰志自所存主意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朱子曰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同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

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此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而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志有趨向期必之意趨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汙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爲碌碌庸輩之歸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却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

顏子
以聖
人自
期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西山真氏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主，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跖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魯齋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程子曰：思慮不得至於苦思慮。○要思思慮便是，不息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

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泛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呂與叔嘗言思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問思可去否上蔡謝氏曰思如何去思曰昏庵作聖思豈可去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覺苦苦排抑却反

成不靜也

魯齋許氏曰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且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明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稿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妄思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于其則而後爲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爲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